**南 开 大 学**

**本 科 生 学 年 论 文**

**中文题目**：**从“沉沦”走向“拯救”——论克尔凯郭尔的“绝望”概念**

**外文题目：**From Desperation toward Salvation——On Kierkegaard's Concept of Despair

学 院：哲学院

完成日期：2019年4月27日

**摘 要**

有神论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将“绝望”（despair）视作“致死的病症”，认为这一病症根植于“自我”生成进程中的错位关系，进而，在抽象综合、意识程度、神学尺度的三重透视下，为个体在“绝望”中的普遍沉沦提供了人性和神性双重层面的阐释。克尔凯郭尔通过“绝望”的生存体验揭示了人生存的本真图景，迈出了反本质主义形而上学传统的关键一步，开启了现代哲学对个体生存之“绝望”情绪关注的先河。但由于其将“存在”概念狭隘地限制在个体“内在性、主观性的生存”之中，仍局限于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范畴下，因此其对生存的解蔽和对本质主义的颠倒是不彻底的。并且，他关于自我本质的建构和生存目标的指向仍掌握在一个理性悬设“绝对他者”手中，从而对人生存的解蔽中流露出现成论的残余。而人在何种程度上仍处于被动接受性生存中，谁可以来评判绝望者通过“信仰”的冒险一跃真正步入了永恒之境，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关键词：克尔凯郭尔；绝望；选择；自我；沉沦；形而上学

**Abstract**

Kierkegaard, the pioneer of theistic existentialism, regards "despair" as a “the sickness unto death”, and believes that this sickness is rooted in the dislocation relationship in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self". Under the triple perspective, it provides an explanation of the dual levels of humanity and divinity for the general sinking of individuals in "despair". Kierkegaard revealed the true picture of human survival through the "desperate" survival experience, took a key step in the anti-essentialist metaphysical tradition, and opened a precedent for the modern philosophy's focus on the "desperate" emotion of individual survival. But because it narrowly restricts the concept of "existence" to the individual "intrinsic and subjective survival", it is still limited to the metaphysical category of subjectivity, so its uncovering of existence and the reversal of essentialism are not thoroughly. Moreover, his direc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ssence of self and the goal of survival is still in the hands of a rational dangling "absolute other", thus revealing the remnants of the theory of existence in the uncovering of human existence. And to what extent people are still in passive acceptance survival, who can judge the desperate who has truly stepped into the eternal realm through the "belief" adventure, these are urgent problems to be solved.

**Keywords:** Kierkegaard; Despair; Select; Self; Destruction; metaphysics

**目 录**

[引 言 1](#_Toc38897655)

[一、从思辨理性到个体生存：“绝望”的出场背景 2](#_Toc38897656)

[二、“致命的病症”：个体在“绝望”中生存 6](#_Toc38897657)

[（一） “绝望”作为“致死的疾病” 6](#_Toc38897658)

[（二） “绝望”是自我的错位关系 8](#_Toc38897659)

[三、在“绝望”中“沉沦”：“绝望”的三重透视 10](#_Toc38897660)

[（一）抽象综合反思下的“绝望” 10](#_Toc38897661)

[（二）自我意识程度中的“绝望” 12](#_Toc38897662)

[（三）宗教神学尺度下的“绝望” 16](#_Toc38897663)

[四、“信仰的一跃”：从“绝望”中得以“拯救” 17](#_Toc38897664)

[（一）“绝望”的“辩证法” 17](#_Toc38897665)

[（二）信仰是唯一的拯救之途 18](#_Toc38897666)

[五、对克尔凯郭尔“绝望”概念的再反思 20](#_Toc38897667)

[参考文献 24](#_Toc38897668)

# 引 言

“绝望”（despair）是克尔凯郭尔哲学中具有贯穿性的核心概念，在《非此即彼》的中便有所显露，而在后期的《致死的疾病》中，从哲学和神学的双重维度进行了系统阐释。克尔凯郭尔反对思辨理性对生存的遮蔽和掩盖，他将“个体的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重视对人“如何生存”进行追问和揭示，进而将感性的、具体的“生存个体”从思辨理性抽象的、一般的“普遍的人”中解蔽出来。对他而言，“生存”不是可以被理性思维把握的客观概念，而是个体的人在自由选择中不断生成的主观体验。因此，个体的人只能凭借自我主观性、内向性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体验去探求动态性的生存，“绝望”正是个体的人在生存中最为深刻和恒久的情感体验。克尔凯郭尔赋予“绝望”以本体论的意蕴，将其视作个体生存的本真状态，依靠“绝望”的生存体验，反映出个体矛盾的、二元的、分裂的生存本质和异化处境，揭示了生存不是预定的、现成的，而是自由的、将成的，与此同时开启了人内在精神性和永恒性的向度，激发找寻自我的内在激情，为生存个体提供了一条迈向信仰、实现综合、回归本我的去蔽之路。

学界对于克尔凯郭尔的“绝望”概念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一类是站在多学科视角下对绝望概念进行把握和反思。如王齐围绕美学生存境界对“绝望”进行描述和分析，在直接性为特征的感性生存下，人无法摆脱与“虚无”的纠缠从而终会在“永恒”的审视中堕入“绝望”的深渊，这是美学生活的归宿，也是转向宗教拯救的起点[[1]](#footnote-0)；郑伟则从“绝望”的规定性及与自我的关系中梳理了绝望概念，揭示了对上帝信仰是消除“绝望”的唯一出路[[2]](#footnote-1)；杨大春以精神概念为枢纽重构了克尔凯郭尔的哲学体系，将“绝望”置于“否定精神”[[3]](#footnote-2)范畴内，从人性和神性层面对这一“精神病态形式”进行把握。而另一类是针对“绝望”概念中的具体内容进行探讨和分析，如涂丽平围绕克尔凯郭尔基督教思想主题，把“绝望”概念置入神学语境探讨，将“绝望”视作焦虑和冒犯之间的一个范畴，认为“绝望”具有信仰的存在论及宗教沟通范畴的双重身份[[4]](#footnote-3)；图尼森（Michael Theunissen）则通过对“绝望”概念的历史性定位，对绝望做出内在的理解和批判，揭示出绝望不仅是基督教信仰中的范畴，而且是对时代虚无主义做出反映的历史性范畴[[5]](#footnote-4)，批判克尔凯郭尔将“绝望”还原为“想要是自己”的形式存在着矛盾。而汉内（Alastair Hannay）则认为，克尔凯郭尔“尽管自身以某种形式伪装成真实自我，但仍绝望地想成为自己，才是‘致死之病’所包含的现象”[[6]](#footnote-5)，反抗性的绝望才是根本的绝望形式。科施（Michelle Kosch）集中探讨了《非此即彼》中的美学和伦理境界中的绝望状态，认为克尔凯郭尔的“绝望”观被普遍地理解为“人错误地将自身作为自我地设定者”[[7]](#footnote-6)。目前的研究倾向于以微观视角对“绝望”概念及其具体内涵作细致的探讨，推动关于克尔凯郭尔的研究走向深化，但缺乏对“绝望”概念作宏观的系统研究和整体把握。

克尔凯郭尔对“绝望”的探究是多维度、分层次的，他在两个世纪前对这一“致死的病症”的深刻剖析历久弥新，仍然闪烁着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的智慧光芒，对于深入反思现代文明社会中人的本质和生存问题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本文拟在“沉沦”与“拯救”的张力中厘清“绝望”概念在克尔凯郭尔哲学中的具体内涵，把握“绝望”在人性和神性双重维度之中的具体形态，探析人如何在“绝望”沉沦中迈向信仰的拯救，并对“绝望”这一重要概念的价值和局限进行再反思。

# 从思辨理性到个体生存：“绝望”的出场背景

克尔凯郭尔生活于以黑格尔为代表思辨哲学主宰的时代中，但其哲学却是作为黑格尔哲学的反题而展开的。克尔凯郭尔认为，19世纪是一个“解体的时代”，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构建出了一个“独立自为，自己创造自己对象，自己提供自己对象”的“自己返回自己圆圈”的体系，他强调“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偶然性的”[[8]](#footnote-7)。因此，黑格尔庞大的百科全书式哲学体系致力于追寻普遍性和客观性，而排斥偶然性与个别性，时代呈现出趋于平均化、中立化趋势，丧失了个性、差异，而走向同质、平庸。

具体来说，黑格尔将主体与客体、思维和存在一元化，并从纯粹精神和理念出发，将世界发展视作绝对理念不断发现和回到自身的进程，认为客观存在不过是绝对精神和理念的“异在”[[9]](#footnote-8)，“只有符合概念的实在才是真正的实在，因为在这种实在里，理念使它自己达到了存在”[[10]](#footnote-9)。因此，黑格尔的存在仅仅使停留在概念而没有触及现实的客观物质存在，“生存成为‘永恒的纯粹存在’中一个单纯的消逝着的环节，并被‘永恒的纯粹存在’扬弃取消”[[11]](#footnote-10)，这当中隐藏着对生存的轻蔑和掩盖，生存主体性是“纯粹抽象的”，最终沦为“对思维和存在的纯粹的主客同一，一种同语反复”[[12]](#footnote-11)，并且，思辨理性对于“人是什么”的追问中蕴含着人有普遍必然的根本属性，因此可以凭借理性和概念予以把握，但这就暗示着人的本质已被预设，因此人是以“现成存在物”的面目居于体系中。这一进程的直接后果是抹杀了独特个体的存在，生存意义被预设在抽象的“普遍的人”（a man in general）之中，个体唯有作为“类”存在才能获得自我的本质和生存的意义。京不特总结道：“在黑格尔的精神发展过程中，个体的人像一滴水进入大海那样消失在无限的人类之中”[[13]](#footnote-12)，克尔凯郭尔预见到个体的命运是“完全彻底地被忽略”，个体只能跻身于群体获得慰藉，顺从地在自足完满的体系中按部就班生活着，被普遍必然性原则所支配，最终将自身混同于时代、消失在世界历史的普遍整体之中。

克尔凯郭尔认为，这是对生存的遗忘，“生存是无限和有限、永恒和时间所生的那个孩子，它持续地奋斗着”[[14]](#footnote-13)。克尔凯郭尔所谈的生存专指“人的生存”，他将关注重心置于人本身，人应当处于不断生成的开放性进程中，生存的本真状态应当是面向永恒不断超越并动态发展的，而生存的困境就在于人将有限的、瞬间的生命投身于对无限的、永恒的意义的追求中，这是一场永无止境“抗争”。在生存两端的恒久张力下，个体会切实感受到生存的虚无与荒谬，直面生存的“恐惧”与“绝望”，这恰恰是一个人在生存着的最好证明。因此，克服生存困境成为生存中的首要难题。思辨理性者通过取消困难的方法忽略困难，他们自恃站在永恒的视角之下，构造自足圆满的逻辑体系，在抽象的语言中抽象地谈论着生存，忽略生存者“被置于生存之中的永恒与时间复合体的痛苦”[[15]](#footnote-14)，对生存者的困境置之不理，甚至宁可借助“处在谬误之中”[[16]](#footnote-15)来构建和完成其完满的体系，而不愿去接触“永恒”。在体系中的生存者成为“植根于纯粹存在之中的思辨思想”，遗忘了自身是一个生存的人。而克尔凯郭尔指出，“一个逻辑的体系是可以得出的，但是一个生存的体系却不能得出”[[17]](#footnote-16)，黑格尔的抽象思辨活动无法解决生存的问题，体系的观念是将主体与客体、思维和存在同一，而生存恰好是二者的分离，它是片段性、间隔性的，持续处于追求永恒的道路上，把开放性的生存禁锢在必然性体系中是不可能的；思辨哲学将人统摄进体系中的行为，实质上是将生存主体变成逻辑进程中的一个步骤，使人遵从理性预设的必然性，成为服务于整体体系的必要手段，从而抹煞了现实的人的生存性和创造性，使个体的人消失在整体之中。

基于此，克尔凯郭尔强烈抨击思辨哲学对于个体生存的湮灭，坚决反对理性对信仰的僭越，将关注的焦点重新聚集到生存的人本身，其终极目的是恢复信仰在生存中的地位，使人面向“永恒”生存。在那里，生存主体必然会处于“双重性生存”中，感受有限与无限、瞬间和永恒的斗争和张力，切实体验虚无和荒谬的生存困境。如果说黑格尔思辨哲学是使人居于理性体系的普遍必然下逃避生存困境的压力，那么“选择”便是克尔凯郭尔为生存主体提供的一条截然相反的行动路径，正如京不特所言，“思辨地看，苦恼意识在普遍人性的、世界历史的前进激流中被扬弃；而存在地看，不幸的个体必须通过‘选择’将自己从普遍之中提取出来，达到永恒有效性的自己”[[18]](#footnote-17)，正是选择将“可能性”引入了人的生存，生存不是在无限的反思中丧失行动机能，而是在每个个体在存在的关键时刻的选择行动中不断生成和显现，人之存在就是一个自由“选择”并付诸“行动”的过程。“这一‘选择’不是对立统一式的‘调和’（both-and），而是非此即彼（either/or）”[[19]](#footnote-18)，思辨理性营造出的“调和”假象终会在现实的铜墙铁壁中撞的粉碎[[20]](#footnote-19)。因此“选择本身对于人格的内容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通过选择，人格就沉入那被选择的东西中”[[21]](#footnote-20)。“选择”标示着掌控生存的权利被重新交还至单个的人的手中，在选择行动中人生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在“不断生成”过程中塑造着自我，破除了关于“本质”的神话，实现从必然性的控制中解放。

由于人是“一个‘无限性’和‘有限性’、‘现世的’和‘永恒的’、‘自由’和‘必然’的综合”[[22]](#footnote-21)，人们追求永恒并渴望未来的必然，却受限于自身的有限和瞬间，因此生存两端的张力表现为“人只能生存在当下，却必须为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做出选择”[[23]](#footnote-22)。为了避免选择成为无目的的、无关联的个体性冲动，克尔凯郭尔对选择的内容提供了自己的终极指向。“他所选择的不是在自身的直接性中的自己，不是作为这一偶然个体的自己，他是选择在自身的永恒有效性中的自己”[[24]](#footnote-23)。人的选择应当面向上帝并以“永恒”为皈依，追寻成为“具有永恒有效性的自我”终极意义。选择的行动将生存主体“带进了一种与那永恒的力量（denevigeMagt）的直接关系，这永恒的力量无所不在地渗透着整个存在（Tilværelsen）”[[25]](#footnote-24)，由此，“选择”搭建起了现实生存与终极永恒之间的沟通桥梁，正如京不特所言“自我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成为一个具体的个体……通过将自己选择为‘永恒有效的’，将过去和将来统一在‘现在在场的时间’中”[[26]](#footnote-25)，而处于生成进程中的人由于还未完成“具有永恒有效性自我”的终极任务，伴随而来的是生存中无限性带来地虚无感，面对这巨大而不可解脱的斗争与张力，人必然会堕入“绝望”的深渊。因此，在选择并生成自我的进程中，“绝望”的生存状态出场。

# “致命的病症”：个体在“绝望”中生存

那么，“绝望”是什么？人们大多都承认在生活中有“绝望”的存在，但很少有人仔细审视它。人们通常想当然地认为，“绝望”是一种完全消极的精神状态或存在方式，它是由于客观的环境事件与主体的心理预期之间的极大差距，而产生的情绪低沉、内心冲突的痛苦情绪，而当客观状态发生转变时，“绝望”便有可能在生存中消失。这样直接性的“绝望”是非本质的，它“没有变得真实和深刻，只是一种幻觉、一种对于具体单个的事物的悲哀”[[27]](#footnote-26)。而克尔凯郭尔所谈的真正的“绝望”（Fortvivlelse）并不是这一直接性的心理状态，而是精神中、自我中的“致死的病症”，是人在生存进程中未完成永恒赋予的“具有永恒有效性的自我”的终极任务而产生的生存体验。不论生存者是否有意识，“绝望”都是生存的本真状态。而唯有意识到了自身精神性的维度并试图克服“绝望”，个体才有向永恒彼岸迈进的契机。因此，把握“绝望”这一“致死的病症”的产生根源和具体内涵是生存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必须深入到人的生存状态中去探析。

### “绝望”作为“致死的疾病”

克尔凯郭尔开门见山地指出：“绝望”是“致死的病症”，他通过区别肉体疾病和精神疾病来揭示“致死的病症”的特殊含义。如果说从个体生存的角度来看，一种最高程度严重的“疾病”才是“致死的”，那么，对于人来说，“‘死亡’在一切之中是‘那最终的’，并且只有当生命存在时才有希望”[[28]](#footnote-27)。死亡意味着生存被疾病吞噬，人丧失了一切可能性。但克尔凯郭尔基于基督教的视角认为，死亡并非是结局，“致死的病症”意味着：这个疾病的终点是死亡，并且在这病中死亡就是终点[[29]](#footnote-28)。虽然肉体疾病以死亡为结局，但死亡不仅不是一切的终结，在永恒生命的视角下它只是一个微小事件，甚至在死亡之中还有“无限的更多的希望”，在此意义上，肉体疾病的死亡并不是“致死的病症”。正如《新约》所言，“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爱是永生”[[30]](#footnote-29)。而死亡中的希望来自于基督徒对于真正的“致死的病症”的把握，这是自然的人在生存中未能意识到的，这一“致死的病症”则是“绝望”（Fortvivlelse）。

克尔凯郭尔认为，唯有意识自身“精神性”维度的基督徒能把握这一“致死的病症”，并且在对“绝望”的畏惧中获得普通人所没有的勇气，因为“如果一个人无限地畏惧一种危险，那么仿佛就是其他的危险根本不存在”[[31]](#footnote-30)。正是对于“绝望”的认识和畏惧，才使人激发出勇气和激情出离现世的“绝望”，拥有向永恒迈进并获得拯救的契机和可能。因此，“绝望”有着辩证意义，作为“致死的疾病”的同时，它也是治疗这一疾病的第一个步骤。同“死亡是对于‘最严重的精神上的糟糕状态’的表述，而对之的医治则恰恰就是去死，‘去弃世而死’’”[[32]](#footnote-31)一样，对于“绝望”的医治同样也是“去弃世而死”，它标示着人从现世性、有限性的生存方式中死亡出离，在“精神”层面超越肉体的死亡，达到无限与永恒。因此死亡非但不是一切可能性的终结，反而在其中能拥有着更多希望，是通往永恒的必经之路。

但并非把握到了这一“致死的病症”就意味着人能够从“绝望”状态中死亡出离，“绝望”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从“绝望”跨越至“永恒”对生存者而言十分艰难。“绝望”是永恒定性下“自我”的疾病，其“致死的”维度在生存个体上展现为一种充满痛楚的矛盾：“永恒地在死，死而却又还未死，死于死亡”[[33]](#footnote-32)。因此“绝望”是彻底的“无希望性”——甚至无法死去。“死亡”意味着一切成为过去时，“死于死亡”意味着死亡处于现在进行时，“绝望”是人持续地在生存中体验着死亡却又无法死亡的残酷状态，“绝望的‘死去’持恒地把自己转化为一种‘活着’”[[34]](#footnote-33)。产生“绝望”的自我不仅无法被消蚀，反而反复提醒绝望者正在持续地处于“绝望”深渊中，强化了“绝望”的痛楚。因此，产生自精神之维的“绝望”才是真正“致死的疾病”，它是人在生存中最本质、最深刻的痛苦，克服“绝望”是个体在生存中的首要任务。正是绝望者无法摆脱、无法消蚀自我，恰恰从否定的方面证明了人的自我中存在着精神性、永恒性的维度，并且“绝望是精神中的一种定性，它使得自己和‘那永恒的’相关联”[[35]](#footnote-34)，这赋予了人在“绝望”生存中的希望和动力。因此人唯有在生存中直面“绝望”这一精神疾病，才能将“死离绝望”并通向永恒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 “绝望”是自我的错位关系

“绝望”是“精神的、自我的疾病”，展现为个体精神的失调和自我关系的错位，触及个体生存的核心，需要深入至精神、自我中探讨。“人是精神。但什么是精神？精神是自我。但什么是自我？自我是一个‘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关系；或者它处在‘这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中；自我不是这关系，而是‘这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人是一个‘无限性’与‘有限性’、‘那现世的’和‘那永恒的’、‘自由’和‘必然’的综合，简之，一个综合。综合是一个两者之间的关系。以这样的方式考虑，人尚未是自我”[[36]](#footnote-35)。相对于这种综合，克尔凯郭尔认为，错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是精神的错位。如上所论，克尔凯郭尔将人视作一个“综合”（Synthese），但在现实中人却呈现为“双重性生存”的分离。一方面，人生存在无法选择的给定性历史背景下，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根基，是有限的、现实的、必然性的维度；而另一方面，人可以凭借自己自由意志去选择和行动，向着无限、永恒的方向靠近。但克尔凯郭尔认为，二者的单纯综合只能生成“否定的统一体”，只有当“精神”作为“肯定的第三者”（the positive third）被设定至生存中时，精神性的人才能作为一个综合朝向永恒赋予人成为“具有永恒有效性的自我”的终极目标迈进[[37]](#footnote-36)，正如他在《恐惧的概念》中所言，“人是‘那灵魂的’与‘那肉体的’综合；但如果两项没有统一在一个第三项之中，那么这一综合就是无法想象的，这个第三项就是‘精神’”[[38]](#footnote-37)。“精神”在生存中作为整合化力量而在场，承担了综合对立两端的任务，建构出了个体性生存的终极依据，是生存价值判断的标准，个体需在精神的整合中实现永恒赋予的去成为“自我”的终极任务。但如果一个人不是作为“精神”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那现有状态中的自我就处于错位关系中，精神的整合作用失效，双重性生存的对立二元因素失调，产生出“精神的疾病”——“绝望”。并非是人未能实现综合关系而产生“绝望”，而是精神处于“疾病”状态使人失去了成为综合“自我”的整合力量，从而持续地居于分裂的“绝望”深渊中得不到拯救。

其次，这种错位也是自我的错位。克尔凯郭尔将精神与自我同一，自我建构的过程和目标都具有精神性，而精神是建构自我的整合性力量，其本身便存在于自我之中，正如艾尔罗德所揭示的，“精神指向自我存在中的动态的、正在生成的特性”[[39]](#footnote-38)，因此自我与精神同处于动态建构范畴中，“绝望”不仅是“精神”中的疾病，也是“自我”中的疾病。自我可定义为：一个“使自身与自身发生关系，并且在此过程中之中使自己与一个‘他者’发生关系”的关系[[40]](#footnote-39)，这是一种介于“给定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关系。人的生存任务是“去成为自我”，而这“自我”不是现存的，而是将成的、动态的，人需要在生存中发挥自身潜力，使抽象的“理想自我”在“给定自我”的不断生成中转化成具体的现实。而“绝望”正是“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的综合之关系中的错位关系”[[41]](#footnote-40)，“绝望”预设了一个不在场的匮乏的同一，“理想自我”是人在绝望中匮乏的东西。有学者总结道，绝望是“人所具的理想观念”和“人所是的现实自身”间的错误关系，其并不产生于缺少“应当所是”的理想的衡量尺度，而在于自我必须改变成为“不同于他所是”的理想之物[[42]](#footnote-41)。

而“不同于他所是”的理想之物指向的是“综合”。自我是综合，并且是使“综合成为综合”的内在动力，“绝望”根植于自我的综合进程之中。并非是综合导致失衡的产生，而是由于综合使关系失衡具有潜在的可能，“自我-关系在无限进程中的行动是产生自我关系失衡的‘绝望’的先决条件”[[43]](#footnote-42)，“绝望”正是由于个体在建构综合中面临着关系失衡的可能而产生。由于产生“绝望”的“自我”始终悬设于现实的人的生存之上，并作为人生存的终极任务要求人在生存中每时每刻都与“永恒”发生关系去建构生成，参与建构的精神性力量持续地面临着失衡的潜在威胁，个体无法从这一进程中脱离，因此在“绝望”发生的每一瞬间都是绝望者正在让自己“绝望”。正如人无法摆脱自我，“绝望”时时刻刻以现在时态普遍地存在于生存中，成为生存个体的本真存在状态。

# 在“绝望”中“沉沦”：“绝望”的三重透视

“绝望”不是偶然的心理感受，而是人类普遍的生存境况。一般的常识认为，人们能够判断自己是否“绝望”，但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绝望是精神中、自我中的疾病”，它是辩证的，“不是绝望的”恰恰就是意味了“是绝望的”，肤浅地观察“绝望是否在场”容易忽略“‘不自觉自己是绝望的’正是‘绝望’的一种形式”[[44]](#footnote-43)。因此，“绝望”以多种形态呈现：在人性自我的尺度下，可以在对抽象综合的反思中和对“自我”的不同意识程度两个视角下审视“绝望”；在上帝观念注入后的神性尺度下，“绝望”以“罪”的方式在生存中呈现[[45]](#footnote-44)。以下从这三个层次出发，探讨人如何普遍地在“绝望”的生存状态之中沉沦。

### （一）抽象综合反思下的“绝望”

如前所述，个体的生存任务是在持续的生成中使“综合自我”进入存在，而“绝望”正是产生于“对立环节”的匮乏导致不能实现综合关联。因此，克尔凯郭尔通过抽象反思“有限性与无限性”、“可能性与必然性”[[46]](#footnote-45)两组对立的综合环节作为阐明绝望本质的第一种尝试。

人介于“有限”与“无限”之间，而要在生存中实现二者的综合，必定是由“在自我无限化过程中无限地离开自己，在有限化的过程中无限地返回自己”构成，其中“有限性”是限定者，“无限性”是扩展者[[47]](#footnote-46)。无限性的绝望体现为“幻想性”（Phantasie），个体在内在精神中脱离了有限性的束缚，借助“幻想”的中介对生存领域进行无边界的扩张，自由地构建理想自我，以抽象的无限化中生存代替了现实，从而不加限制地引导人出离自身而无法回归真正的自我。“幻想性”渗透至知、情、意环节中，最终使“自我”在抽象的无限化中彻底成为一种幻想的存在。因此有限性的限制不可或缺，“个体的潜能和自由被严格地限制在其所处的“事物的秩序”中”[[48]](#footnote-47)，正是有限性提供了存在的现实性，缺乏有限性的生存注定如逐幻影、劳而无获。相反，有限性的绝望体现为“限定性”（Begrændsethed）和“狭隘性”（Bornerethed）[[49]](#footnote-48)，个体的精神性囿于有限性领域中，缺乏创造和发展的能力，将自身混同于大众，遗忘了“作为一个自我”的生存任务，类似于海德格尔所描述的“沉沦世界”中的“常人”，它是此在跌入“非本真的日常生活的无根基状态和虚无中”[[50]](#footnote-49)，使自我的本真存在被常人共在所剥夺的异化状态。有限性的绝望同样使人沉溺在“现世性”事物中麻痹自己，“自我”被消融在千篇一律的人群中，人堕入“绝望”的深渊[[51]](#footnote-50)。因此，正如有论者所言：“只有时刻牢记自己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合成体的人，只有在‘有限性’的生存进程中努力维持‘有限’与‘无限’两极的人才是真正有生命的人，而非抽象的存在者”[[52]](#footnote-51)。

通过将有限性限定为“必然”，将无限性限定为“可能”，克尔凯郭尔探讨了综合环节反思中由“可能性和必然性”定性的绝望形式。克尔凯郭尔认为“每个人就其本身而言都是有棱有角的，但是这只是意味了他应当去被按照原始状态打磨成型，而不应当去被打磨圆滑销去原始形态”[[53]](#footnote-52)。每个个体都有其预设的“原始形态”作为自我的根基，这是自我中必然性的表征。而这原始状态是潜在的，需打磨后才得以显现成型，这彰显出可能性的维度。因此，就自我作为本身而言，它具有必然性，就其成为自我的任务而言，它具有可能性。“可能性的绝望”是人在“幻想”中出离自身，迷失在“仿佛一切都是可能的”的困境中，使“自我”成为一种抽象的虚幻，被无限的可能性吞噬。尼尔斯·托马森在《不幸与幸福》中谈到，“可能性是个体通过它能够使自己与必然性发生关系，是由反思和幻想所引发出来的”[[54]](#footnote-53)，失去了必然性限制的可能性是抽象的。沉沦在“可能性的绝望”中的个体，要么在希望的幻想化中迷失自我，要么在沉郁的幻想化中远离自我，二者都意味着个体在抽象的幻想中丧失了作为自我的可能性。相反，“必然性的绝望”正是生存者局限于现实中，无法朝向自由的发展，在缺乏可能性状态下窒息而亡。而只有对上帝真挚的信仰下，绝望者才能持续获得从“绝望”中挣脱的“可能性”，因此“真正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55]](#footnote-54)。“必然性的绝望”体现为要么“一切都是必然”，要么“一切都是琐碎的”。前者是决定论者、宿命论者的生存境况，他们所信仰的是一个“必然性的上帝”；后者是尖矛市民性的生存境况，他们生存在事先给定的外在、客观关系中，“在场于外在客体性中，然而主体性却一直缺席”[[56]](#footnote-55)，最终沦为“无精神性的奴隶”失去了被拯救的可能。

因此，通过对综合环节反思定性“绝望”，克尔凯郭尔以否定形式为人指明了找寻综合自我的方向，阿诺德对此总结道：“他选择以自由为中心的具体存在的自我为‘范畴’，作为抵御时代中知识和社会制度对自我的摧残的生存领域”[[57]](#footnote-56)。只有立足于自身的有限性与必然性，才能在面向无限性与可能性的综合中成为具体的人，获得辩证地自由。

### （二）自我意识程度中的“绝望”

综合环节中的绝望是未经意识反思的，而克尔凯郭尔认为，绝望必须被放置在“意识”定性之下进行考虑。正如奥古斯丁将自我的“原罪”投射到人类身上，“绝望”也是克尔凯郭尔在对自我内省中忧郁和痛苦的向外投射[[58]](#footnote-57)，因而把握“绝望”需要深入至内在精神性中去“意识自我”，而“意识的程度是相对于‘绝望中持恒地上升的强度’的上升而上升”[[59]](#footnote-58)，对精神性自我的意识越多，绝望就越强烈。以意识的程度区分为标准，笔者将从以下三种层层递进的“绝望”进行探讨。

首先，作为“综合体”的人生活在“直接性”的状态中，其精神性维度以“幻想”的形态隐蔽在“感官性”范畴内，个体完全受感性的支配停留在抽象普遍的事物中，对自我作为精神性存在一无所知，从而不可避免地堕入“无知性的绝望”深渊。此时个体虽以背离精神和漠视永恒的方式生活在当下，暂时逃脱了直面“绝望”的痛苦，但由于缺乏了无限和永恒的向度，他终将在“直接性”生存中感受现实的幻灭和生存的虚无，正如克尔凯郭尔在《畏惧与战栗》中所言“如果万物之下隐藏的是一个巨大的、永远不会抚平的虚无的话，生命除了绝望还能是什么”[[60]](#footnote-59)。因此，未意识到自己处于绝望之中并不能中断绝望，当“感官性”的骗局失效时，“绝望”将会以“更为强烈地形式”[[61]](#footnote-60)给人带来崩溃和毁灭。

而对“绝望”有意识才是本质性的绝望，“一个人对于绝望的观念越真实，那么在同样程度上绝望也就越强烈”[[62]](#footnote-61)。当意识在场时，“绝望”产生于个体不愿求助于信仰，而只依赖于“自己设定自己”，可划分为“不想要是自己的绝望”和“想要是自己的绝望”两种基本形式，前者具有“软弱性”，后者具有“对抗性”，后者是前者的强化形式。

在“绝望地不想要是自己”[[63]](#footnote-62)的状态下，呈现出“软弱性的绝望”（despair in weakness）和“对于自己软弱性的绝望”（despair over his weakness）[[64]](#footnote-63)的区分，后者是对前者的反思，前者是对后者的辩证的先行表达。个体首先作为被动的承受者，处于纯粹直接性地对“尘俗事物”绝望中，这仅仅是“纯粹的直接性或者包含量的有限反思的自我关系”[[65]](#footnote-64)，“自我”只是在现实性和尘俗性范畴内的伴随物，处在于其他事物的直接关联中，因此他“绝望地想要成为别人而非自己”。而当“自我反思”注入直接性时，个体将自我“内在性”本质与“外在性”事物分离，人朦胧地意识到了自我“永恒性”的维度，因此，“绝望”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活动性”（self-activity），个体尝试捍卫本质的“自我”。由于绝望者的“自我结构”是有缺陷的，使自我的想象力发现与“直接性”决裂的可能，想象力的“无限激情”使“‘整体性范畴’在绝望者身上并且属于绝望者”[[66]](#footnote-65)，此时，“整体性范畴”扩大了个体对对“尘俗之物”的绝望，上升为对“整体性世界”的绝望。而如果绝望者要持续保持对两种绝望的区分，就必须在对自我反思中作出本质性的提升：“在质的、无限的反思中，自我意识到它的永恒”[[67]](#footnote-66)。因此，对“整体性世界的绝望”在根本性意义上升成为对“永恒和自身的绝望”。

拥有“永恒”意识的绝望者清晰地意识到“绝望”产生于“永恒”在自我中的不在场，但却并没有在软弱性中选择面向永恒去谦卑地“信仰”，反而进一步“对自己的软弱性感到绝望”。克尔凯郭尔认为，这是对“绝望”的反思性行动带来的后果， “自我的反思是带有意志的反思，自我的意志行动是反思性的意志行动，两者的结合必然使自我关系处在自我和自我意识的强化进程中”[[68]](#footnote-67)，通过对“软弱性的绝望”的反思，绝望者陷入反思行动的辩证作用中，呈现为“对自己的绝望而绝望”的形式。由于骄傲，个体无法接受和承认自身的软弱性从而憎恨自己，并且停留在“绝望”中，全神贯注地以“不想要是自己”来填充时间，陷入“内闭性”（Indsluttethed）中。此时个体要么保持内闭性并强化成更高形式，要么向外突破成为一个“不安的精神”。由于自我意识的反思性的行动处于辩证地规定性中，个体感受到自身不认可软弱性的自己的原因正是由于他“绝望地想要是自己”，因此在“不想要是自己”的“软弱性”表达蕴含着“对抗性”的维度，是“对抗性绝望”的第一种形式[[69]](#footnote-68)。当对抗性的意识在自我中觉醒时，“绝望”地想要“是自己”状态出场。

在“对抗性绝望”中，绝望是一种强化了的形式[[70]](#footnote-69)。此时个体的“自我”的意识进一步升值：他意识到了“自我”中有永恒性和现实性的双重维度，并且意识到自身需要“有所作为”摆脱现状实现“永恒自我”。“对抗性”体现为：个体拒绝作为“他者”设定的“永恒自我”，固执坚持“绝望地是自己”。这一“自己”只能指向现实性，因为如果将“自己”定义为作为规范的理想，那么“想要成为自己”本身就构成了规范的失败，无法解释“想要做自己的绝望”[[71]](#footnote-70)。在“绝望地想要是自己”的总公式下，可以通过区分出“行动着的自我”和“承受着的自我”。前者通过“自己设定自己”直接对抗超越性力量的设定，在永不停歇的行动中开创可能性的领域以抵抗“永恒”的威胁，但在“永恒”的观照下，他们的生存“终归是一场与虚无周旋的游戏”，最终必然“丧失真是的自我，陷入最高程度的‘绝望’中”[[72]](#footnote-71)。而后者是拒绝永恒的疗救，“宁可带着地狱里的全部剧痛地‘是他自己’也不去寻求帮助”[[73]](#footnote-72)。在此意义上，后者伴随着剧烈地折磨展示出更强烈的“对抗性”，强化成为高度精神性的“魔性绝望”：绝望者在剧痛中他投入自身的全部激情，在内闭性中构建自为的世界以全神贯注于绝望地“是剧痛中的自己”，他明白他对抗行动的无能，甚至反向地知道了魔性绝望的治疗方法，但他的意志“人为地截断了通向善和信仰的可能性”[[74]](#footnote-73)。这一“绝望”的最强形式在现实生存中十分罕见。

京不特以“绝望的现象学”来总结自我意识程度中的绝望形态，富有创见。他指出绝望的上升过程正是自我意识进入存在的过程，因此“绝望的历史”也就是一部“自我意识的发展史”，在越来越高的自我意识化运动中，绝望变得越发强烈，同时向信仰转变的可能性也越发强烈[[75]](#footnote-74)，而“绝望”的终极形式体现为在神学尺度中的“罪”。

### （三）宗教神学尺度下的“绝望”

正如阿诺德所言，纯粹的人性层面的绝望，伴随着自我与自身及设定者的破裂，被视为自我与永恒上帝关系破裂的反映[[76]](#footnote-75)，因此“绝望”的终极形式是为“罪”，即“在上帝面前”的绝望，“罪是在上帝面前绝望地不想要是自己，或者绝望地想要是自己”[[77]](#footnote-76)。在此意义上，罪产生于自我试图遗忘或摆脱设定它的上帝，用以“衡量自我的尺度”从人性强化为神性，人性自我中“自我意识”的位置被“上帝观念”取代，因此罪是一种“强化的绝望”。

罪的“绝望”是连续并不断强化的，“一切不是出自于信仰的东西是罪”[[78]](#footnote-77)，在罪的状态中每一个停留和未悔过的瞬间都将产生新的罪，人只有在生存中达到永恒对人的要求——“意识到作为精神的自己并且有信仰”[[79]](#footnote-78)，认识并保持自身的连续性，才能从连续的“罪”中解脱出来。而人在生存中哪怕仅仅是一瞬间出离了连续性，那他面临将是对整个永恒的脱离，人因此走在“灭亡的歧途”上：他非但没有具备永恒的本质连续性，反而拥有了罪的连续性，并持续地沉沦于罪的“绝望”中。生存个体由于普遍地缺乏永恒的本质连续性，从而将自己关闭在“内闭”中去防范永恒的威胁并彻底与“悔”决裂，这便是罪的强化定性：“对于自己的罪绝望”。它是处于罪的“绝望”中的人通过更强烈地在罪中“沉陷得更深”来维持那“不具有连续性的自己”的“绝望形式”。并且“对于罪的绝望”同处于“魔性绝望”中的绝望者一样，他们在强烈的沉郁和痛楚中拒绝一切帮助和安慰，更无可能谦卑地顺从于上帝，而只骄傲而固执地坚持自己，距离永恒和拯救十分遥远。

由于在神学语境中，人是直接面向上帝生存之人，而上帝和人本质的巨大差异使人“没有足够谦卑的勇气”去相信上帝赋予他“那非凡的”，产生出一种“愤慨”（Forargelse）的可能性。克尔凯郭尔将“愤慨”视作“不幸的惊羡”，是由于人未建立起对于上帝的绝对信仰所产生的情形，因此它是一种“绝望”，即“为求‘诸罪之宽恕’的绝望”。在此之中仍可以区分为“软弱的”即愤慨地不敢去信仰的“绝望”和“对抗的”即愤慨地不愿去信仰的“绝望”两种形式。与人性尺度中的不同之处在于，神性自我下“是自己”代表着是“罪人”，因此“不想要是自己”意味着不去寻求宽恕，更能体现出对抗性。而不论是在软弱中接受“罪”还是在对抗中否认“罪”，绝望者都没有向信仰迈进，从而无法获得拯救。

如上所论，不论是在人性自我的观照下，还是上帝观念参与的神学尺度中，生存者要么在自我生成中局限于“双重性生存”的一端而无法实现综合，要么依据对“自我意识”程度的差异或无知、或软弱、或对抗地远离自我，要么在更为强化的上帝概念中继续拒绝谦卑地依据上帝生存，因而都普遍地沉沦于“绝望”与罪的生存境遇中。可见“绝望”早已预设至人的生存中，不论是对其掩盖、逃避还是反抗，都只会使自身更加病入膏肓。唯有直面这一生存痼疾，才有跨越至信仰获得拯救的可能。

# 四、“信仰的一跃”：从“绝望”中得以“拯救”

### （一）“绝望”的“辩证法”

克尔凯郭尔认为，“在精神之生活中，一切都是辩证的”[[80]](#footnote-79)，“绝望”也不例外。通过审视“绝望”的内涵和形态可见，“绝望”无疑是生存中最大的不幸，不论人选择对“绝望”漠视还是反抗，它都如影随形，终会持续地沉沦于与其纠缠中无法自拔。与此同时，克尔凯郭尔指出“能够绝望是一种无限的好处”[[81]](#footnote-80)。“绝望”作为否定性的力量，也持续地以“现在时”的形态居于人的生成进程中，影射出人的“精神性”维度，人只有把握到了“绝望”的产生和根源、体悟到了沉沦在“绝望”之中的痛苦，才有向其对立面转化和发展，朝向“永恒生存境界”跳跃的可能。正如京不特所言，“绝望”使人产生勇气“通过失去自我来赢得自我”，在此意义上“绝望不仅仅被当成一种迷失，同时也是作为‘去成为自己’的可能性”[[82]](#footnote-81)，因此“绝望”是个体实现“具有永恒有效性自我”的内在动力，“当一个人意识到绝望的时候，也就是他即将领命于‘永恒’而向‘精神’迈进的时候”[[83]](#footnote-82)。作为“致死的病症”，“绝望”的辩证法体现为，它不仅是疾病本身和症候，同时是治疗的第一步骤。

因此，“绝望”状态的显明对生存者来说至关重要，克尔凯郭尔在日记中写道：“只有达到绝望的恐惧，才会发展人的最高力量”[[84]](#footnote-83)。“绝望”是现实生存与永恒至福的鸿沟之间的沟通桥梁，而唯有到达永恒的彼岸并成为真正的自我，个体才能从“绝望”的沉沦中获得拯救，因此，在生存中的首要任务便是生成真实自我并克服“绝望”。正如洛维特所指出的，克尔凯郭尔正是将人置于“虚无”之上，使人做出抉择：“要么绝望，要么大胆跃入信仰，在“孤注一掷”中，人不是来到虚无面前，而是来到无中生有的创造者上帝面前”[[85]](#footnote-84)。对于意识到虚无性的个体而言，他被置于危机性的“非此即彼”抉择下：“自我不通过信仰获得自我的同一性，就通过自身处于绝望中”[[86]](#footnote-85)。因而“信仰”是“绝望”的对立面，选择“去信仰”是克服绝望的唯一途径。在“绝望”中的个体唯有调动自己的生命意志去选择向“上帝”伸出双手，才能在信仰中跨向永恒的彼岸，从“绝望”的沉沦中得以拯救。

### （二）信仰是唯一的拯救之途

如上所论，作为超越性的信仰是个体彻底消除“绝望”的唯一出路，其过程是“在‘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之中，并且‘想要是自己’之中，自我透明地依据于那个设定了它的力量”[[87]](#footnote-86)，这一“设定者”指代着上帝。信仰之所以是个体获得拯救的唯一出路，是因为有限的个体无法凭借自身力量实现综合，丧失了超越的、永恒的可能性和希望，而唯一能够实现拯救的便是“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88]](#footnote-87)。只有在超越性的上帝的介入下，个体才能走出“绝望”的错位关系。克尔凯郭尔在日记中写道“一个人不到变得非常不幸，或者说，不到能深刻领悟到生活的悲哀而感慨万端地说：生活对我真是毫无价值的时候，他是不会企图得到基督教的。只有这个时候，它的生活才获得最高的价值”[[89]](#footnote-88)。因此“绝望”是在永恒的帮助下进入信仰的可能过渡[[90]](#footnote-89)，只有“绝望者”才能真切地体会到“绝望”的毁灭，而信仰正是人在彻底的“绝望”中仍然相信上帝的无限可能，实现从“绝望”中获得“拯救”。

问题是，有限的个体如何才能接近超越的上帝“去信仰”呢？传统经院哲学家受时代思想的禁锢，提供了一条“启示”与“理智”的并行之路，在接受启示的同时仍试图利用理智去认知。而克尔凯郭尔彻底反对“理智”对“信仰”的僭越，他认为，用“理智”来把握“上帝的启示”对二者都构成了“冒犯”，“信仰”正是意味着“为赢得上帝而丧失理智”[[91]](#footnote-90)。因为从基督教的悖论性出发，“对于理智的判断力而言，基督教的上帝存在本身即是荒谬的、不可思议的‘悖论’，一种最高程度的不可能性”[[92]](#footnote-91)，而接受这一给定性的“悖论”是“信仰”的前提，它要求人克服“愤慨”状态，在明知上帝的无限崇高而仍然真挚地向上帝靠近。

在此基础上，克尔凯郭尔通过构建“信仰骑士”来说明人如何企及上帝：亚伯拉罕作为信仰骑士，在上帝要求他杀死以撒献祭的绝对命令和在伦理中父亲对儿子强烈的爱的冲突下，他以发自灵魂的全部激情去依据于“那荒谬的”，毫无犹豫地弃绝后者，通过“信仰的一跃”依据于相信“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经受住了上帝的考验从而保全了儿子并获得了拯救。因此，通向信仰只有一条路径：通过发自内心的“激情”去完成“信仰的一跃”，唯有激情才能使人有勇气向着那理智认为“荒谬的”的领域前进实现信仰，克尔凯郭尔将其称作“在永恒中的一次至福跳跃”[[93]](#footnote-92)。此时“信仰”呈现出彻底的不可能性，“这既是信仰的缺陷，同时也是使信仰牢固的前提”[[94]](#footnote-93)，而个体必须依靠“激情”的支撑才能走上这一充斥着“不确定性”的“信仰”之路。此时的问题是，个体如何产生无限的激情去“信仰”呢？答案正是“绝望”。

克尔凯郭尔认为“绝望是信仰中的第一个环节”[[95]](#footnote-94)。“绝望”在生存中的持续在场恰恰意味着个体缺乏激情，从而没有勇气去面向上帝去信仰，而与此同时，“绝望”的辩证性显现为，只有在“绝望”中人才能产生激情去信仰，因此，人的“绝望”越是强烈，在一定程度上就越是靠近拯救。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如果我们畏惧一种更大的危险，那么就总是有勇气进入一种较小的危险；如果我们无限地畏惧一种危险，那么，这情形仿佛就是其他的危险根本不存在”[[96]](#footnote-95)。只有当人意识到“绝望”的真正内涵时，他才能产生无限地畏惧，使得“无限弃绝”对于他来说不仅不是巨大的危险，反而蕴含着更高的可能，从而“绝望”者才有勇气去依据“荒谬”实现“信仰的一跃”，在“绝望”中沉沦得到拯救，使真正的自我回归到生存本真状态中。

# 五、对克尔凯郭尔“绝望”概念的再反思

克尔凯郭尔将“绝望”状态在生存中的强调和显明，将“单个的人”从理性主义统治的时代中解救出来，将有血有肉、具有个性的“人”重新置入生存的领域。在他看来，思辨哲学站在“本质主义”视角下，认为“本质”对于“存在”具有优先性，强调运用理性对普遍性本质进行追问和探讨，而将人“如何存在”视作不言自明的东西，生存性领域的一切事物乃至个体的人因此被“悬置”起来。克尔凯郭尔认为，这恰恰是对生存的遗忘，思辨理性者对“存在”进行客观性把握时，忘却了自身正是一个“生存的人”，由此可见，他所说的“存在”明显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性的追问，而直接指涉个体的生存性存在。正如他所言：“我不是在创造自我，而是在选择自我”[[97]](#footnote-96)，“存在”是个体动态的自我生存与自我生成。人不再是畏缩在理性和必然的控制下的普遍必然的抽象大众，而是在生存中依凭自由意志进行选择从而动态生成的能动个体，每个人的生存都是独特的、开放的，理性和逻辑无法涉足生存的领域，更无法归纳概括出人的本质存在。由此克尔凯郭尔以人的主观性为本，实现了人从外向内的转化，改变了传统哲学中通过与世界和上帝的关系来定义人，转向了人内在地生成自己，“人通过认识他与自身的同一性（意志的虚无性）或认识他认识自身的不可能性（信仰的荒谬性）来成为自己”[[98]](#footnote-97)。因此，克尔凯郭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将“存在”从“本质”中解蔽，人如何存在的问题转变成为一个主观选择的可能性的问题，生命的意义由个体自己赋予，生存的人是在无限可能性中作出自身独立的生存选择，掌控生存的权力被重新交还至个体的手中。克尔凯郭尔由此被称为有神论存在主义的先驱。

而不论人作出何种选择，在生存中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终极目标：成为自我，这一目标是否实现，决定了个人究竟是作为真正的自我生存还是仅仅在“绝望”的体验中沉沦。正是“绝望”的生存体验证明了人是一个在不断生成中创造自我本质的精神性的存在，同时蕴含着有限瞬时性和无限永恒性双重维度，由此，生存个体持续地体验自我综合关系的失衡和生存两端分裂的张力，普遍地沉沦于“绝望”的生存体验中。“绝望”这一非理性情绪在生存中的揭示，使个体更深刻意识到人生的荒谬无常和人性的复杂悲观，激发出个体的主体性行动，当个体在“绝望”中丧失一切希望之时，便能迸发出“置之死地而后生”般的勇气和激情，从而能在无限的意义上放弃一切去“依据于信仰抓住生存”，走上唯一一条拯救之路。因此，通过对绝望的揭示，克尔凯郭尔将永恒维度中真实的自我置入进人的生存之中，人之为人就是面向上帝朝向“具有永恒有效性自我”的终极目标不断迈进，克服绝望之路正是克尔凯郭尔为生存主体提供的向真实自我和永恒至福迈进的去蔽之路。

然而，在对克尔凯郭尔“绝望”概念的阐述过程中，我们发现，仍然存在着一些值得进一步深入的问题。

首先，克尔凯郭尔通过揭示“绝望”的主观性的生存体验，取代了抽象必然的“理性”对人的控制，以人的生存作为哲学主题，这无疑是对传统哲学的巨大突破。但他将“存在”概念限制于“人的主观性、内在性生存”的狭隘范畴中，将非理性主义的意志、情绪等因素与“存在”问题联系在一起，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中本质主义对“存在”的掩盖，试图在此基础上将受制于传统形而上学生存个体解救出来，并对“本质”与“存在”的关系进行颠倒，这其中蕴含着基本的困难，正如有论者所揭示的，由于存在主义哲学家“把‘实存’限制于人之实存，从而把实存之思推向了极端主体主义的境地，因此本身仍旧脱不了形而上学”[[99]](#footnote-98)。克尔凯郭尔将人类生活的本质抽象为主观性精神体验，将主观性置于首要的位置，使他走向了主体主义的另一极端。通过对主观性生存的强调所揭示出的“存在”，只是在精神性活动中将人的“存在”从普遍性中抽象、孤立出来，这种“存在”无疑是缺乏真正的现实性的。并且在对“存在”之维的恢复与强调中，克尔凯郭尔把追寻“自我”这一“本真存在”作为个体生存的最高宗旨和最终支撑，因此仍局限在形而上学的思维范式之中。在此基础上“存在”对“本质”的颠倒，仅仅是在精神之维或者理性范畴内所实现的颠倒，并不能构成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彻底反动，反而将自身囿于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窠臼[[100]](#footnote-99)。

其次，克尔凯郭尔将选择作为人把握生存手段的同时，预设了选择的目标和原则，因此人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处于现成和给定的形式中。“选择”本身便意味着行动前已有现存的选项，而这些选项的“创造权”被上帝持有，因此人的本质并非完全由个体掌控，而是由上帝生成，选择行动由此带有着决定论的意味。正如王齐所言“在克尔凯郭尔的眼中，人的生成存在一个‘模本’，他把‘上帝’视作个体‘生存’的终极目标，把耶稣基督作为人生的典范和楷模”[[101]](#footnote-100)，上帝的在场使选择成为了一项必然命令，选择面临的是“绝对他者”设定下的“自我”，是在“悔悟”的牵引中实现的“自我”。因此，由于上帝的悬设而重新将人引向至宗教意义下的必然之路，因为“他把人的精神拯救的希望寄托在理性自身‘悬设’出来的‘绝对他者’之上，这个做法构成了逆启蒙运动潮流的一种‘反动’，同时也是克尔凯郭尔‘致死之疾病’”[[102]](#footnote-101)。当透明地依据上帝成为人克服“绝望”的唯一途径时，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在精神中对自我的麻痹而非对“绝望”彻底消除呢？

再次，克尔凯郭尔认为只有依据于对上帝的绝对信仰才能从必然性的“绝望”中获得解脱，而问题恰恰在于他“把个体的‘拯救’交给了‘外部’的力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面临拯救问题上存在‘被动等待’的倾向和批判”[[103]](#footnote-102)。当人在“绝望”的蚕食下依据于荒谬的上帝去信仰之时，人的自由仅体现在选择向上帝做出“信仰的一跃”，而后只能被动地等待着上帝拯救的降临，彻底丧失了主体性的自由，因而上帝赋予信仰者的无限可能是抽象意义上的，当上帝的拯救还未降临到个体身上之时，处于信仰中的人似乎又重新被置入了无限可能性的“绝望”之中。并且，人与上帝的本质的、绝对的区别，局限性的人无法获得超越性的上帝的知识，当人“为赢得上帝而丧失理性”时，谁来作为评判者去审视个体拥抱了真正的上帝、生发了真正的信仰而非堕入更深的荒谬和“绝望”，从而距离拯救更为遥远呢？而当人做出信仰的选择后，他并非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安身立命”的问题，而是持续地处在上帝的“不确定性”考验中。但是克尔凯郭尔似乎并没有给出“人应当如何背负着罪的意识在有限性生存中活下去”[[104]](#footnote-103)的回答，个体的“生存”问题仍悬而未决。

综上所述，克尔凯郭尔通过“绝望”的生存体验揭示了人生存的本真图景，将关注的焦点重新聚焦回生存个体本身，实现了向人的主观世界和内在本性的回归，为人铺设了一条追求自我的去蔽之路，迈出了反本质主义形而上学传统的关键一步。但由于其将“存在”概念狭隘地限制在个体“内在性、主观性的生存”之中，仍局限于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范畴下，因此其对生存的解蔽和对本质主义的颠倒注定是不足够、不彻底的。并且，自我本质的建构和生存目标的指向仍掌握在一个理性悬设“绝对他者”手中，从而对人生存的解蔽中流露出现成论的残余。人在一定程度上仍处于被动接受性生存中，而谁来评判绝望者通过“信仰”的冒险一跃真正步入了永恒之境，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庆幸的是，在“绝望”中将个体呼唤回对生存本真的关注，本身就是向前迈进了巨大的一步。

# 参考文献

**著作类：**

1. [丹]索伦·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2. [丹]索伦·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下卷）》，京不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3. [丹]索伦·克尔凯郭尔：《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王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4. [丹]索伦·克尔凯郭尔：《哲学片段》，王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5. [丹]索伦·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日记选》，彼得·p·罗德编，姚蓓琴、晏可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6.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7. [德]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8. [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
9. [俄]列夫·舍斯托夫《旷野呼告 无根据颂》，方珊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0. [丹]尼尔斯·托马森：《不幸与幸福》，京不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11. [丹]京不特：《黑格尔或基尔克郭尔》，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
12. 孙周兴：《后哲学的哲学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13. 杨大春：《沉沦与拯救——克尔凯戈尔的精神哲学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14. 王齐：《走向绝望的深渊：克尔凯郭尔的美学生活境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 王齐：《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6. 李娉：《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比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7. 孙毅：《个体的人：祁克果的基督教生存论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8. 谢文郁：《自由与生存：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惯追踪》，张秀华，王天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9. Soren Kierkegaard. The Sickness Unto Death. translated by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
20. Alastair Hannay. Kierkegaard and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2003.
21. Michael Theunissen. Kierkegaard’s Concept of Despair Princeton monographs in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22. Arnold B.Come. Kierkegaard As Humanist: Discovering My self. Lond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23. Michelle kosch, Freedom And Reason in Kant, Schelling, and Kierkegaard, Lond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6.

**论文类：**

1. 涂丽平.焦虑下的罪感.浙江大学,2012.
2. 杨海涛.克尔凯郭尔生存论视域下的自我概念.南京大学,2017.
3. 姚艳秋.克尔凯郭尔论绝望.东北师范大学,2009.
4. 孙周兴.本质与实存——西方形而上学的实存哲学路线.中国社会科学,2004(06):71-81+205
5. 贺来.传统形而上学的价值及其限度——从“生命现象”的视角看.天津社会科学,2005(02):14-18.
6. 郑伟.试论克尔凯郭尔的绝望概念.理论学刊,2006(07):29-33.
7. 刘子桢.从自然接受到批判扬弃:论克尔凯郭尔生存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世界哲学,2014(05):127-134161.
8. 王齐.克尔凯郭尔的生存境界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03):12-17.
9. 王齐.理性时代的信仰危机及出路——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的宗教哲学思想研究.浙江学刊,2003(02):15-25.
10. 王齐.克尔凯郭尔之为“存在主义先驱”的再审视.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3(04):65-69121.
11. N.J.凯普伦,王齐.从绝望、冒犯到信仰——克利马克斯和反克利马克斯笔下的宗教和基督教阶段.世界哲学,2006(04):57-67.
12. 杨玉昌.叔本华与西方现代哲学——以克尔凯郭尔、尼采和维特根斯坦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1):53-58+124.
13. 温权.主体性与历史性的张力——从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到马克思.学术交流,2014(01):9-13.
14. 任继琼, 鲍景华. 信仰与存在——克尔凯郭尔的信仰存在论刍议.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2006, 000(005):28-29.
15. Stewart J B. Kierkegaard’s Phenomenology of Despair in The Sickness unto Death. Kierkegaard Studies Yearbook, 1997, 1997((Dec):117-143.
16. Michelle K . 'Despair' in Kierkegaard's Either/O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006, 44(1):85-97.
1. 王齐：《走向绝望的深渊：克尔凯郭尔的美学生活境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footnote-ref-0)
2. 郑伟：《试论克尔凯郭尔的绝望概念》，理论学刊，2006年07期。 [↑](#footnote-ref-1)
3. “否定精神”指包含有一定精神品格的性情，由于人具有反思的能力因而精神的可能性和虚无由此显现，人必须进行选择，在选择过程中的两难心境构成了否定精神，其特征是“精神的事实性不断地自己显示为一种英气可能性的形式”。在此意义上，绝望处于否定精神的范畴内，它是还未完全成为精神的病态形式。参考自杨大春：《沉沦与拯救——克尔凯戈尔的精神哲学研究》，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45-46页。 [↑](#footnote-ref-2)
4. 涂丽平：《焦虑下的罪感》，浙江大学2012年，第1页。 [↑](#footnote-ref-3)
5. Michael Theunissen. Kierkegaard’s Concept of Despair Princeton monographs in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47. [↑](#footnote-ref-4)
6. Alastair Hannay. Kierkegaard and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2003.P88. [↑](#footnote-ref-5)
7. Michelle K. 'Despair' in Kierkegaard's Either/O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006, 44(1):85-97.P97. [↑](#footnote-ref-6)
8.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footnote-ref-7)
9. 参考李娉：《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比较》，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2页。 [↑](#footnote-ref-8)
10. [德]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2页。 [↑](#footnote-ref-9)
11. [丹]京不特：《黑格尔或基尔克郭尔》，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279页。 [↑](#footnote-ref-10)
12. [丹]克尔凯郭尔：《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王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9页。 [↑](#footnote-ref-11)
13. [丹]京不特：《黑格尔或基尔克郭尔》，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279页。 [↑](#footnote-ref-12)
14. [丹]克尔凯郭尔：《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王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 [↑](#footnote-ref-13)
15. [丹]克尔凯郭尔：《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王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5页。 [↑](#footnote-ref-14)
16. “谬误”在这里指生存在思辨理性构建的必然性体系中的人缺乏对“每一个人都是‘灵魂-肉体的’综合并且天生有着‘是精神’的禀赋”的认知。参考自[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53页。 [↑](#footnote-ref-15)
17. [丹]克尔凯郭尔：《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王齐译，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8页。 [↑](#footnote-ref-16)
18. [丹]京不特：《黑格尔或基尔克郭尔》，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266页。 [↑](#footnote-ref-17)
19. [丹]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下）》，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页。 [↑](#footnote-ref-18)
20. 王齐：《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3页。 [↑](#footnote-ref-19)
21. [丹]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下）》，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3页 [↑](#footnote-ref-20)
22.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9页。 [↑](#footnote-ref-21)
23. 参见刘子桢：《从自然接受到批判扬弃:论克尔凯郭尔生存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世界哲学2014年05期。 [↑](#footnote-ref-22)
24. [丹]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下）》，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 [↑](#footnote-ref-23)
25. [丹]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下）》，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 [↑](#footnote-ref-24)
26. [丹]京不特：《黑格尔或基尔克郭尔》，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页。 [↑](#footnote-ref-25)
27. [丹]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下）》，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页。 [↑](#footnote-ref-26)
28.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5页。 [↑](#footnote-ref-27)
29. Soren Kierkegaard:The Sickness Unto Death.translated by Howard V.Hong and Edna H.Hong.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17. 原文为：It must be a sickness of which the end is death and death is the end. [↑](#footnote-ref-28)
30. 《新约》，“罗马书”6：23。 [↑](#footnote-ref-29)
31.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6页。 [↑](#footnote-ref-30)
32.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页。 [↑](#footnote-ref-31)
33. Soren Kierkegaard:The Sickness Unto Death.translated by Howard V.Hong and Edna H.Hong.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18. 原文为：Perpetually to be dying, to die and yet not die, to die death. [↑](#footnote-ref-32)
34.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4页。这里的“死去”和“活着”是作为名词来进行理解。 [↑](#footnote-ref-33)
35.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6页。 [↑](#footnote-ref-34)
36.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9页。 [↑](#footnote-ref-35)
37. 这种辩证的推论方式明显与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模式有着亲缘关系：正题、反题、综合题。当综合题遇到反题时，就转换成更高层次上的正题，并在更高层次中寻求达成综合题。人在双重性生存中的否定统一表达了“有限的”，只有当“精神”参与使自身与自身发生关系时，永恒性环节才参与进人的生存。参考自[丹]京不特：《黑格尔或基尔克郭尔》，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168页。 [↑](#footnote-ref-36)
38.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页。 [↑](#footnote-ref-37)
39. John W.Elrod: Being and Existence in Kierkegaard's Pseudonymous Work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P30. [↑](#footnote-ref-38)
40.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1页。 [↑](#footnote-ref-39)
41.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1页。 [↑](#footnote-ref-40)
42. [丹]京不特：《黑格尔或基尔克郭尔》，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页。 [↑](#footnote-ref-41)
43. 涂丽平：《焦虑下的罪感》，浙江大学2012年，第108页。 [↑](#footnote-ref-42)
44.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9页、435页、436页。 [↑](#footnote-ref-43)
45. 对“人性自我”和“神性自我”两个探讨绝望的尺度的划分参考自杨大春：《沉沦与拯救——克尔凯戈尔的精神哲学研究》，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footnote-ref-44)
46. 值得关注的是，克氏并未将人作为“现世的与永恒的”的综合的二元体纳入定性“绝望”的反思范畴，这一遗漏通常在研究中被忽略。阿诺德指出，克氏并不认为“永恒”是人类基本结构的组成要素，当他说人之中存在永恒的维度，以及人只能与永恒有关才能被理解和实现时，蕴含着一个不可否认的基本假设：人与永恒之间始终存在着“质与量的无限区别”。笔者认为，这恰恰为他在克服绝望之路上转向信仰的拯救埋下了伏笔。参考自Arnold B.Come: Kierkegaard As Humanist: Discovering My self.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P24. [↑](#footnote-ref-45)
47.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442页。 [↑](#footnote-ref-46)
48. Arnold B.Come: Kierkegaard As Humanist: Discovering My self.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P14. [↑](#footnote-ref-47)
49.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483页。 [↑](#footnote-ref-48)
50.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2012年版本，第207页。 [↑](#footnote-ref-49)
51. 虽然克尔凯郭尔在其大部分写作生涯中抨击有限世界对人的影响，尤其是在社会和历史表现形式上。然而这不应使我们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克尔凯郭尔生动地看到了人自我中社会的、共同的特征。Arnold B.Come: Kierkegaard As Humanist: Discovering My self.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P38. [↑](#footnote-ref-50)
52. 王齐：《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7页。 [↑](#footnote-ref-51)
53.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45页。 [↑](#footnote-ref-52)
54. [丹]尼尔斯·托马森：《不幸与幸福》，京不特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footnote-ref-53)
55.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49页。 [↑](#footnote-ref-54)
56. [丹]京不特：《黑格尔或基尔克郭尔》，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页。 [↑](#footnote-ref-55)
57. Arnold B.Come: Kierkegaard As Humanist: Discovering My self.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P35. [↑](#footnote-ref-56)
58. Arnold B.Come: Kierkegaard As Humanist: Discovering My self.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P14. [↑](#footnote-ref-57)
59.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52页。 [↑](#footnote-ref-58)
60. 转引自王齐：《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页。 [↑](#footnote-ref-59)
61. “更为强烈的形式”并非是绝望本身强化了，绝望还是其原本的形式。只是由于人原先对其存在的一无所知，导致其在生存中显现时对人产生的震慑更为强烈。 [↑](#footnote-ref-60)
62.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58页。 [↑](#footnote-ref-61)
63. Alastair Hannay认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解释“不想做自己”这个公式。一个是认为自己不想成为的“自我”是作为精神的自我。这里的想法是精神目的论与事实背道而驰。但是，鉴于这种关于目的论的说法是有困难的，所以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把“自我”简单地认作为现有的自我。参考自Alastair Hannay.Kierkegaard and Philosophy.London: Routledge, 2003.P77. [↑](#footnote-ref-62)
64. Soren Kierkegaard:The Sickness Unto Death.translated by Howard V.Hong and Edna H.Hong.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61. [↑](#footnote-ref-63)
65.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0页。 [↑](#footnote-ref-64)
66.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469页。 [↑](#footnote-ref-65)
67. 涂丽平：《焦虑下的罪感》，浙江大学2012年，第107页。 [↑](#footnote-ref-66)
68. 涂丽平：《焦虑下的罪感》，浙江大学2012年，第110页。 [↑](#footnote-ref-67)
69. Michael theunissen对克尔凯郭尔将反思和意志行动结合起来，把对抗性的绝望置于优先的地位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指出绝望的反思不是行动，在绝望中反思导向了行动的对立面，加剧了自我的痛苦。将反思解释为行动会颠倒绝望的情况。参考自Michael Theunissen. Kierkegaard’s Concept of Despair Princeton monographs in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66. [↑](#footnote-ref-68)
70. 所有的“想要是自我”是一种试图逃避或故意忽视上帝所设立的自我的形式；也就是说，不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神所建立的自我。因此是一种强化的绝望形式。参考自Alastair Hannay.Kierkegaard and Philosophy.London: Routledge, 2003.P80. [↑](#footnote-ref-69)
71. Michelle kosch, Freedom And Reason in Kant, Schelling, and Kierkegaard, Lond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6.P205. [↑](#footnote-ref-70)
72. 王齐：《走向绝望的深渊：克尔凯郭尔的美学生活境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footnote-ref-71)
73.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78页。 [↑](#footnote-ref-72)
74. 涂丽平：《焦虑下的罪感》，浙江大学2012年，第137页。 [↑](#footnote-ref-73)
75. [丹]京不特：《黑格尔或基尔克郭尔》，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233页。 [↑](#footnote-ref-74)
76. Arnold B.Come: Kierkegaard As Humanist: Discovering My self.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P14. [↑](#footnote-ref-75)
77.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1页。 [↑](#footnote-ref-76)
78.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2页。 [↑](#footnote-ref-77)
79.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35页。 [↑](#footnote-ref-78)
80.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45页。 [↑](#footnote-ref-79)
81.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421页。 [↑](#footnote-ref-80)
82. [丹]京不特：《黑格尔或基尔克郭尔》，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页。 [↑](#footnote-ref-81)
83. 王齐：《走向绝望的深渊：克尔凯郭尔的美学生活境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footnote-ref-82)
84. [俄]列夫·舍斯托夫《旷野呼告 无根据颂》，方珊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footnote-ref-83)
85. [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80页。 [↑](#footnote-ref-84)
86. 涂丽平：《焦虑下的罪感》，浙江大学2012年，第109页。 [↑](#footnote-ref-85)
87.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0页。 [↑](#footnote-ref-86)
88.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49页。 [↑](#footnote-ref-87)
89. [丹]彼得·p·罗德《克尔凯郭尔日记选》，姚蓓琴、晏可佳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12页。 [↑](#footnote-ref-88)
90. [丹]京不特：《黑格尔或基尔克郭尔》，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245页。 [↑](#footnote-ref-89)
91.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49页。 [↑](#footnote-ref-90)
92. 王齐：《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5页。 [↑](#footnote-ref-91)
93.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footnote-ref-92)
94. 王齐：《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8页。 [↑](#footnote-ref-93)
95.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45页。 [↑](#footnote-ref-94)
96. [丹]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6页。 [↑](#footnote-ref-95)
97. [丹]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下）》，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7页。 [↑](#footnote-ref-96)
98. 杨玉昌：《叔本华与西方现代哲学——以克尔凯郭尔、尼采和维特根斯坦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1期。 [↑](#footnote-ref-97)
99. 孙周兴：《本质与实存——西方形而上学的实存哲学路线》，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06期。 [↑](#footnote-ref-98)
100. 孙周兴：《后哲学的哲学问题》，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4页。 [↑](#footnote-ref-99)
101. 王齐：《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页。 [↑](#footnote-ref-100)
102. 王齐：《克尔凯郭尔之为“存在主义先驱”的再审视》，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04期。 [↑](#footnote-ref-101)
103. 王齐：《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288页。 [↑](#footnote-ref-102)
104. 王齐：《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9页。 [↑](#footnote-ref-103)